

我想點死 我死後想點

盧琰嫻

在那青葱矇矓的歲月，如每一個強說愁的少年，滿腦子都是詩和夢，夢是遙不可及，但詩就在眼前、在書本裡、在指尖下，選讀的有關於愛情，有些勵志，亦有史詩，其中有一首詩，綿綿情意，溫馨的叮嚀，談及死亡，盪氣迴腸，令我沈吟至今。

CHRISTINA ROSSETTI (1830-1894)

"When I Am Dead, My Dearest"

When I am dead, my dearest,
Sing no sad songs for me;
Plant thou no roses at my head,
Nor shady cypress tree:
Be the green grass above me
With showers and dewdrops wet;
And if thou wilt, remember,
And if thou wilt, forget.

詩云：

等我死了，我最親愛的
不要為我唱悲歌，
不在我頭上種玫瑰，
也不要成蔭的柏樹，
覆我以綠茵，潤我以雨露
你記得也好，忘掉也無妨。

董橋 譯(1942~)

今天，矇矓的不再是歲月，而是視力；雖未至齒危髮禿，但亦鬢已星星，到了孔子所云的七十而從心所欲的光景，恍然大悟，那可是死後殯葬安排指示啊！

香港戰後嬰兒潮的一代(註一)已到了退休的歲數。根據2012年所發表2011年人口普查簡要報告，大約百分之三十人口是六十五歲以上(註二)，這些baby-boomers在成長時經歷香港快速發展期，由於兒童眾多，資源不足，醫療及環境衛生不理想，競爭激烈，在森林定律下，汰弱留強，存活到如今，都算是強於適應者。而這些老友記大部份教育程度都是小學或以下(註三)。曾繁光醫生對這一代人如此描述：「當我們還是小孩的時候，我們的上一代也許忙於生計，無暇教導我們，為了生存，我們很小便學會煮飯、洗衫、照顧弟妹

和自己。物質太貧乏了，沒有電視沒有玩具，我們得想辦法在山野找尋自己的玩意：大草地、遼闊的天空、翠綠的山頭及生長在其中的生物，都是我們的玩具。在原野長大，極目海闊天空，孕育了我們的眼光與抱負。那時候的功課壓力也像沒那麼沉重，家課很快做完，我們還有空看些小說、科學新知之類的書籍。我覺得，上一代即使窮，卻給了我們一個極理想的成長空間。讓我們長大後目光較遠大、刻苦耐勞、懂得逆來順受。」(註四)

那些年，在成長期，孩童享受很多生活空間，由於流行西方文化，廣東流行曲還未崛起，電視未普及，收音機廣播是民間最普及的免費資訊娛樂(infotainment) 除了天空小說、粵曲、南音，就是英文歌曲。Beatles, Peter Paul & Mary 等的歌聲，每天都飄揚在校內、家中、街上、工廠裏。反戰、反政府、反建制、反權力、鼓吹愛與和平的花孩子(flower-children) 思想，由美國大學校園，透過歌聲傳到香港。

現今這些耆耄華髮一族，經過上世紀七、八十年代的移民潮，姨媽姑姐，伯父叔公，遍佈五湖四海，兄弟姊妹四出尋找他鄉的安身之所，但也有不少回流。留港建港的，有能力的都送兒女出國留學，樂見他們學有所成，留在彼邦發展，或精於兩文三語的，在國內大展鴻圖。空巢現象，比比皆是。

漸漸除了舊生周年聚餐會外，見面場合多了是診所、醫院、追思會、殯儀館。話題由選名校、投資心得、名酒駿馬、仕途捷徑，轉換成專科醫生、養生食譜、紓痛良方。漸漸活動力和記憶力不知不覺地減低了。昔日，時光用在尋工作、學校、居所、賺錢方法。現今，大部份時間花在尋錢包、鎖匙、眼鏡、藥盒、電話、拖鞋。

吃得少，睡得不多，午夜夢迴，望望枕邊人，驀然驚覺，「我死了他怎麼辦？」或「他死了我點算？」頓覺驚惶。不思不想就算了，大吉利是，好講唔講！真的不講就不會發生嗎？枕邊沒人的，撫摸着枕袋邊，更是無處話淒涼。這問題在以前的華人社會，比較容易解決，那時兒女眾多，族群聚居(extended family) 妯娌叔伯，互相扶持，財政上，生活細節中，都能伸手援助。今天，兩岸四地大多數都是核心家庭(nuclear family)一兩個子女，部份的子女更遠在異國，落籍他邦。要放下工作、家庭、幼兒等等回港處理父母的問題，成了重擔。一旦需要面對，從何處着手，怎樣做才合情理，才合乎孝道？經濟條件好的都不容易，財政上有困難的更雪上加霜。長期疾病，雖然香港現在的醫療服務，勉強還能應付，但病者的無奈，和照顧者的疲於奔命，都需要有較佳的處理安排。香港傳統的殯儀服務，水準參差，良莠不齊，有些收費不透明，令消費者無所適從，選擇困難。兒孫們想一兩星期內，安排處理好事情，回家上班，繼續生活，機會甚微。那怎辦？點算？

2018.1.28黃金時代高峰會上(註五) [生命臨終] 場次中，香港生死學協會創會會長伍桂麟先生和毋忘愛主席范寧醫生，為這一羣面對五福最後的一福——考終命(註六)而躊躇，惆悵的長者，提供了一個甚有參考價值的指導。他們指出每人都應有權為自己的生、老、病、死有選擇及決定權，其實這正是這羣長者的願望。年輕時，因生活的擔子，幾乎是聽天由命，逆來順受。活到今，看透世情，淡然自處，雖學歷不高，但經驗和知識，比五車還要多，對事情有自己的看法、堅持、獨立自主，不願成為社會的重擔、兒孫的負累。一般的華人，都有強烈的積穀防饑心態，克儉克勤，儲起一筆「棺材本」。老年規劃已算強差人意，但病者照顧，死後安排，這兩個議題就是必需正視的要點。除了教育、宣傳、推動和實行，背後最重要是有適當的法律條文。有了條文，市民就可以根據法例去預先設定自己的指示，使醫護人員可合法地依照病人預設的意願去處理病況。立了法，市民就有法例可遁，大家依法辦事，尊重個人意願，減少辦事家人的煩惱、猜測、痛苦、責任和罪惡感。在有些地區的長者屋，有一指定位置，放着居住者的病歷和醫療指示，救護人員可以立刻得知病歷和指示，照着行事。這使器官和遺體捐贈計劃比較容易進行。

預設葬禮，更有意義。每人出生的那一刻，就已開始向著死亡前往，喜也好，悲也好，願意不願意，都不能停止不前。何不欣然面對，做好一切選擇和決定。安排好，免得喪親者傷痛之餘，在千絲萬縷中，要作無數大小，或重要或無聊的決擇，有關無關的姑婆表姐，七嘴八舌，令至親者失神驚惶，無所依歸。

一旦預先安排好一切，有法可依，誰也不能發聲，我決定我想要的。想點？自己話事。

其實，幾十年以前，很多的鄉村地區，為了顯示有點家財的人都有一副棺木，每年生日都添上一層漆。長壽的人，因漆層很多，棺木特大而重。當然現今在香港，手上的鑽戒和名錶，已有同樣的效果，但功能不同啊！

當天在展覽會場內有慈善機構的展區，放了優雅悅目的環保棺，預囑的指示卡，預先選好自己的棺木、告別禮、追思會的氣氛、音樂、地點、壽衣、壽被等等。正如這機構所言「生命無常，預早自主決定人生最後一件大事的安排，家人屆時便可跟隨自己喜好辦事，可減輕親人日後的精神負擔，及免卻爭拗，是為家人設想和愛的表現」。如果當年有這機構幫忙，Christina Rossetti 那首詩就不用寫了。自己安排好，瀟灑地揮揮手，披着 - 身金黃色的晚霞，踏着餘暉，輕盈地上路，不亦快哉！？

戊戌年立春初稿

戊戌端午完稿(2018)

註釋

- 一 呂大樂：《四代香港人 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 2007年》
- 二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統計處 2011人口普查簡要報告 2012年 2月
- 三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統計處 2006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 2006年2月
- 四 曾繁光：《我們生命中的最愛 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 2004年 231-232頁》
- 五 黃金時代展覽暨高峰會2018 2018/01/26-28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
：黃金時代基金會 主辦機構
- 六 五福：1壽 2富 3康寧 4好德 5考終命/善終